

走进花瑶

禹明华 题



——花瑶民俗文化研究

禹明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走进花瑶

禹明华 著

花瑶民俗文化研究

禹明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研究/禹明华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 - 7 - 215 - 05209 - 3

I. ①走… II. ①禹… III. ①瑶族—民族文化—研究—隆回县
IV. ①K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340 号

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研究

出版发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责任编辑 李小龙
封面设计 永乐图文

印 刷 河南文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印 张 1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5 - 05209 - 3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序言

ZOU JIN HUA YAO
——
HUA YAO MIN SU WEN HUA YAN JIU
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研究

探寻那段美丽与神奇

厚重的湖湘大地，飘溢着太多的美丽与神奇。

溯资水而上，达雪峰山腹地之崇山峻岭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部落——花瑶。长期封闭的生存环境，使他们至今保存着古老而神秘的民俗风情，那一段段斑斓多彩的生活画卷，有如散落在花瑶古寨中的一页页千年史稿。《花瑶民俗文化研究》的作者，以其睿智的眼光，发掘出这段美丽与神奇。展卷而读，令人神往。

花瑶是瑶族的一个独特分支，相传从黄帝时期开始，由黄河下游一路迁徙，至于现在的栖居地——湖南省隆回县北部雪峰山腹地（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小沙江镇、大水田乡、麻塘山乡）的崇山峻岭之中。在五千年漫漫历史中，他们有过“莫徭”的自由美好，更多地则是被称为“蛮夷”而饱受歧视与欺凌。然而，即使在种族濒临灭绝的最为困顿的日子里，他们仍“积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那份追求美好的心情始终未改；即使在为躲避无尽的杀戮而“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的惨痛岁月里，那份质朴与浪漫依然如故。正是这种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孕育出灿烂的花瑶民俗文化，支撑起这个弱小部族不

惧强权、不畏艰难困苦、生生不息的坚强脊梁。

在湘西南的莽莽八百里瑶山,探寻千年时空嬗变的轨迹,有如大海拾贝。而花瑶又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花瑶民俗文化作为其历史的唯一的载体,倍显珍贵。《花瑶民俗文化研究》一书,从艳丽的花瑶挑花、粗犷的花瑶山歌、怪诞的花瑶婚俗、神秘的花瑶传统节日等花瑶民俗文化媒质入手,抽丝剥笋,拨冗钩沉,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面,便跃然而出。这种独到的探寻方法,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而透过花瑶民俗独特的表达方式,深入探究其广博的人文精神、纯粹的生活理念、独特的美学情趣,其价值与功用已超乎学术研究本体。

湖湘文化历来以“经世济用”为其要旨,从开创者胡安国到张拭、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莫不如是。《花瑶民俗文化研究》的著述者,秉承这一优良学风,将治学与治世融为一体,以简驭繁,以小窥大,以古鉴今,掩卷思之,能领悟到深刻的人生哲理,陶冶纯洁的生活情操。道学创始人老聃曾经说过:“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现代社会中,充满了太多的贪欲,让人心生浮躁。花瑶民族简朴而不低俗的生活方式、粗犷而不粗野的刚毅性格,浓烈而不放荡的情感表达、真诚而不迷信的宗教信仰,有如花瑶山寨深山幽涧中清纯透亮的流泉,濯然其间,则能宠辱皆忘。

能有幸先期拜读《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研究》一书,走进那古老神秘的原始生活画卷,感受那撩人心弦的民俗风情,那份美丽与神奇萦之于心,无以释怀,不揣鄙陋,书此数言,权当序。

王曉天

2010年元宵于佳雅村

前言

ZOU JIN HUA YAO
——
HUA YAO MIN SU WEN HUA YAN JIU
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

花瑶——瑶族中一个古老而极富传奇色彩的分支，聚居在湘中西隆回县北部雪峰山腹地的崇山峻岭之中，因其服饰艳丽而得名“花瑶”，是中国现存唯一的花瑶部落，人口不足 7000 人（根据 1994 年版的《隆回县志》记载：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为 1793 人，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为 4998 人，2006 版的《隆回县志·民族篇》记载：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为 6142 人，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为 6347 人，其中，虎形山乡 5272 人，小沙江镇 669 人，大水田乡 214 人，麻塘山乡 146 人。）分为沈、奉、刘、步、回、严、兰、丁、唐、杨、梅、蒲等主要姓氏。这支自称“鸕灵”的古老民族，操着与别的民族不同的语言，穿着与别的民族不同的艳丽服饰，拥有着与别的民族不同的充满悲情色彩的民族迁徙记忆，持守着属于自己民族独特的传统、信仰与禁忌，几百年来，现代化

的步伐虽然迈向了古老的村庄,却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这支民族的生存轨迹。封闭的生存环境,使许多古老的民俗文化得以完好保存至今,如撩人心扉的婚嫁风俗、古老的花瑶语言、神秘的宗教信仰以及璀璨的花瑶文化。花瑶山歌、挑花、钉铜等就是其中最为珍贵的遗产,它承载丰富的民族史料,蕴含极高的文化、文学价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花瑶挑花2006年被录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瑶“呜哇山歌”(一种独特的花瑶山歌)2008年被录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瑶婚俗,2007年被录入隆回县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由于生存环境的闭塞和社会经济的落后,花瑶民俗文化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与研究。在各种学术期刊上,有关花瑶的资料相当少,且写作意图大多不是研究性的,更多的是以一种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关注花瑶生活中最有特色、最与众不同的方面,如服饰、婚俗。称得上学术研究的目前仅有中国政法大学余金刚的《花瑶文化与历史》、董珞的《湖南虎形山花瑶探源》。

隆回县地处湘中稍偏西南的资江上游,总面积2866平方公里,是一个有着110万人口的穷县,1994年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列为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扶持县,2001年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花瑶就聚居在该县西北角的山区,《隆回县志》记载:“隆回县地处衡邵盆地向雪峰山地过渡地带……西北为山原区,平均海拔1300—1400米,层峦叠嶂,逶迤绵亘。北部为山地区,四周群峰林立,中间丘岗起伏,形成‘三山一脉夹盆地’的自然景观。”^①这一地区“冬寒无夏,平均气温11℃,最低温-17.2℃。”^②这种地势上的特殊性导致了花瑶聚居区的封闭与落后。首先是交通极为不便,所谓“岭南十山九瑶”在这里体现得极

① 隆回县志编委会编著:《隆回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6月.39.

② 隆回县志编委会编著:《隆回县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41.

为突出；其次是贫穷，在祖辈父辈的年代里，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会有小沙江地区的瑶民南下县城，沿途乞讨，每年一次，几成惯例。因而，地处西南县城的人们常称这里的人为“北面的”，其中寓意与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称大陆女人为“北妹”相当。可以想象，在一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重点贫困地区，这一地区是怎样的贫穷落后。

然而，小沙江地区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下，日益显示出其所具有的特别的气候与资源优势，并因此发生了由“被遗忘的角落”到“万众瞩目”的巨大变迁：首先，小沙江地区“高寒山区”特征极其有利于中药材的生长、种植，号称“全国第六大中药材生产基地”，2001年8月，隆回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金银花之乡”的称号，湖南卫视《乡村发现》拍摄了金银花标准化生产专题片，目前金银花的种植和深度加工已经成为这一基地的拳头企业；其次，小沙江地区以夏季清凉、山青水秀、民风淳朴为优势的旅游资源吸引了不少前来度假、猎奇的游人，2002年，英国独立制片人迈克·纽曼在虎形山瑶乡拍摄花瑶民俗风情，花瑶开始走向世界，目前八百里瑶山已经开辟了“一山、二瀑、八寨、十六峒”广迎八方游客；再次，小沙江地区属于“富硒”区，其含量甚至高于湖北恩施地区，亟待引进资金开发开采。2000年，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到小沙江调研，考察了太湖幽中药材种植场，观览了虎形山瑶族风情，这支不足七千人的全国唯一的花瑶部落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随着外部世界对这一地区的日益关注，90年代后，花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引起社会各界对花瑶文化的关注：巫术文化代表着湖湘本土文化——“梅山文化”的神髓，被称为“活化石”；花瑶挑花艺术、花瑶呜哇山歌独树一帜，分别于2006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古老的生活法则、习俗、礼仪都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将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古老神秘的花瑶文化相结合，作为隆回县发展特色旅游而推行的旅游开发政策，引起了各级政府与当地老百姓的空前重视，成为了这一落后地区实现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

对花瑶民族的研究与推广,就成了当前学术界和政府最关注的问题。

为抢救、保护花瑶民俗文化,进一步向外界宣传和推广独具特色的花瑶民俗文化,《花瑶民俗文化研究》(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6—2007年资助课题)课题组从2006年9月到2008年10月两年的时间里,对这支独立存在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少数民族部落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与研究。在“八百里瑶山”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我们体验着花瑶人的生活,熟悉着花瑶人的思维,遵循着花瑶人的习俗,理解着花瑶人的生存方式,体味着花瑶人的生存境界,分享着花瑶人的申遗喜悦……课题组从民俗文化角度,对花瑶语言、花瑶山歌、花瑶挑花、花瑶宗教信仰以及花瑶民俗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并将成果凝结成《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研究》一书,从而改变了花瑶民俗文化研究的现状,由猎奇的采风转向严谨的学术研究。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主任张吕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1、实地人物访谈录:此成果在于将民俗文化的研究着眼于生命个体的记忆与感觉。各民族人民正是凭借着自己的生活智慧和艺术的修辞开创了自己生活的文化空间。他们对历史的记忆与自身生活形态的认识绝非官方史志所能概括。而对个体的寻访正可以弥补宏大叙事所承载的对历史记忆与现实关照的欠缺与不足。这种对个人历史记忆的记录与书写,避免了宏大历史叙事对个体生命的忽视与民间真实生存形态的遮蔽,还原了一个民族当下个体生命真实的生活形态以及口耳相传的对一个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民间记忆。这种着力还原民族民俗文化原生态的个案研究,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与学理意义。

2、民俗文化研究:课题对花瑶山歌、花瑶挑花、花瑶婚丧习俗、花瑶信仰、花瑶巫术、花瑶语言等进行了进行了较为全面而丰富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花瑶山歌的记录与告慰先人、教育后人、表达礼节、谢谨、敬意的民俗意义的探讨;对花瑶山歌在花瑶婚俗中以歌传情、以歌致礼、以歌为宴特殊功用的价值的挖掘;对花瑶挑花能够成为历史的清晰记忆、风俗的鲜活

画卷、情感的永恒寄托的价值的展现;对花瑶婚嫁丧葬习俗的记录与整理以及教育功能、文化交流功能、情感抚慰、社会整合功能的分析与解读以及对花瑶巫术在日常生活、节日、婚嫁、丧葬、建筑、安神、医药中的呈现形态及作用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民俗学意义。

3、挑花研究:此成果注重对花瑶挑花历史价值的研究,认识颇有精辟之处。花瑶作为一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正是通过挑花这样一种美丽的服饰艺术,作为一种记忆符号,以物化的形式,保存了许多自身民族历史的大事件的记忆。挑花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活形态,呈现着一个民族对生活美的艺术追求,更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物化符号。挑花的研究对民俗文化的研究而言,不仅在于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其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它证明着除了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符号能够承载历史的记忆之外,还有更多的物化的历史的存在物,在为我们讲述着历史的故事与历史的风云变迁。而这为我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没有文字的时代与没有文字的民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达两年的调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彭建国为课题组多方筹措经费,使课题研究得以顺畅进行;隆回县县委县政府的全力支持及相关职能部门(民宗局、档案局、统计局、旅游局等)和小沙江、虎形山、大水田、麻塘山四个乡镇的大力配合,给课题组提供了考察所需的各种便利。在课题研究和成果撰写阶段,得到了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唐贤清教授,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主任张吕教授的悉心指导;湖南商务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科研处长王箕裘教授,给课题组提出了极富见地的意见与建议,使课题成果得以面世。借此机会,我向所有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单位与个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作者于长沙咸嘉新村

2009年10月20日

目录
CONTENTS

ZOU JIN HUA YAO
——
HUA YAO MIN SU WEN HUA YAN JIU
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

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花瑶称谓	1
第一节 花瑶称谓的民族体认	2
第二节 花瑶称谓探源	4
第三节 花瑶服饰的民俗文化解读	8
第二章 花瑶宗教	13
第一节 花瑶民族的自然崇拜	14
第二节 花瑶民族的图腾崇拜	19
第三节 花瑶民族的鬼魂崇拜	24
第四节 花瑶民族的祖先崇拜	25
第三章 花瑶巫术	29
第一节 花瑶巫术整理	29

第二节	钉铜——最原始神秘的花瑶巫术	35
第三节	对花瑶巫术“钉铜”的探析	43
第四章	花瑶民俗	52
第一节	花瑶婚俗	52
第二节	花瑶丧俗	65
第三节	花瑶酒俗	72
第四节	花瑶传统节日	85
第五章	花瑶挑花	88
第一节	花瑶挑花艺术	89
第二节	花瑶挑花的文化价值	96
第三节	花瑶挑花裙及纹饰特征	102
第六章	花瑶山歌	106
第一节	花瑶呜哇山歌	106
第二节	花瑶夜汕整理	113
第三节	花瑶夜汕价值探析	120
第四节	花瑶山歌在花瑶婚俗中的功用	124
第七章	花瑶语言	134
第八章	花瑶民族法律——石牌律	138
第九章	花瑶聚居区旅游资源	143
第十章	花瑶实地考察访谈录	153
参考文献		265
附录一	雪峰瑶族诏文	269
附录二	隆回县志关于花瑶记载	274

|第一章|

花瑶称谓

花瑶是聚居在湖南省隆回县境内一个不足七千人的古老族群,是瑶族中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分支。自明朝以来就居住在隆回县西北部,即今虎形山瑶族乡、小沙江镇、大水田乡、麻塘山乡境内,距县城 100 余公里,总面积 392.49 平方公里,号称“八百里瑶山”。明万历元年,瑶民为反抗朝廷压迫,建有唐梅寨、尖岩寨、鹅羊寨、天心寨、蕨芽寨、歇官寨、香炉山寨等八大寨。清末划为瑶山十六峒,据清《邵阳乡土志》载:“瑶(瑶)部编都以峒分,峒十有六。在县西北,属隆回巡检而统于县。其峒曰:鱼鳞峒、界上峒、鹅梨栗峒、麻坑峒、上山峒、桐木峒、马蝗峒、布当冲峒、扫箕峒、香炉山峒、白面江峒、岩壁下峒、下山峒、贯冲峒、暗溪峒、刘家峒”。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压,花瑶部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迁涉,长期生活于巍峨绵延、极度封闭的深山老林中,他们以千百年来固有的方式生存和繁衍着:他们固守自己的文化,固守着自己的习俗,固守着那份属于自己的神圣与空灵。他们口耳相传的饱含着民族记忆的山歌(夜汕)、充满神秘色彩的巫术与宗教活动、撩人心弦的古老民俗、古朴绚丽的挑花艺术、古老奇特的花瑶语言、开放与保守并重的外婚制……无不在向世人昭示着花瑶民族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一面。

第一节 花瑶称谓的民族体认

可以肯定,“花瑶”这一称谓的出现,如果不是近几年才有的,至少也是近几年才开始为人所知的。在隆回县花瑶聚居地——虎形山瑶族乡、小沙江镇、麻塘山乡、大水田乡的原住民中,是没有人熟悉这一称谓的。历史上,这支民族自称“鸛灵”。但在我们在相关资料的查阅中发现,“唔奈”一词才是根据花瑶人的话语音译过来的在书面资料中使用较为普遍的名称,而且这个名称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最为通行的译法。如徐祖祥著《瑶族文化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2月,第5页)中称:“唔奈方言集团自称唔奈”;张有隽著《瑶族历史与文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5月,第17页)中称:“此外,还有部分人的语言介于苗瑶语之间,自称‘唔奈’”;田伏隆主编《湖南瑶族百年》(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8月,第2页)中称:“居住在隆回、溆浦等县的部分瑶族自称‘唔奈’”;中南民族大学董璐教授在《湖南虎形山花瑶探源》一文中,同样使用了“唔奈”这一名称。当然,也有一些不很成熟的译法,如张有隽在《瑶族历史与文化》27页,认为花瑶自称“烘奈”;奉锡联、沈玲玫在《雪峰花瑶妇女服饰》一文中认为花瑶自称“模岚”。但是,令我们倍感意外的是,花瑶人对“唔奈”这一译法却极为不满,甚至认为这一名称有侮辱他们的成分在内。因为花瑶人认为在当地汉人的方言中,其读音与“无赖”一致。最终,我们采用了隆回县政协、县文化局的建议,将花瑶称谓统一译为“鸛灵”,意为四处漂泊的生灵和八方飞翔的小鸟。因为这一译法首先与瑶语中的自称读音相似,可以视为音译;其次,花瑶处于梅山文化区,原始巫术盛行,且对花瑶民族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心里均产生重要影响,在主体字上使用带“巫”的汉字;再次,花瑶祖先四处迁徙,漂泊不定,往来于大山丛林之间,故带“鸟”部首。基于以上理由,“鸛灵”这一译法可谓形神兼备。

与以上自称不一样的是,当地的汉人一般称花瑶人为“民族”或是

“瑶人”，第一个称谓无疑来自解放后，是国家民族政策下的产物，第二个称谓则是自古以来，当地汉族对瑶族的称谓。这样的称谓表明，在当地人的习惯中，基本上没有“花瑶”这一说。近几年，“花瑶”这一名称才开始为人所知并逐渐得到认可，如隆回县城最大的度假休闲场所被命名为“花瑶印象”（原名彼得堡），但即便如此，人们普遍弄不清楚这一名称的来历与意义。这一事实说明，“花瑶”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个“外来的”称谓，而且这一称谓迄今为止在当地（不论是汉人还是瑶人）没有普及。因此，“花瑶”称谓源自何处就尤显重要了。

有关“花瑶”称谓的由来，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建国后，在国家民委划分民族成分的时候就有了。一种认为是第一个在瑶山采风并大力宣传“花瑶”的老后^①提出的。但两种说法都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第三种说法则可以追溯到1946年，时任邵阳县（当时隆回没有设县，归属邵阳县管辖）县长的徐君虎得知小沙江瑶民生活艰难，便筹款筹粮送到瑶山，以解瑶民的燃眉之急。之后徐君虎带了几个漂亮伶俐的花瑶姑娘进城以展示花瑶风采，为配合宣传，徐君虎以其服饰艳丽为由，起名为“花瑶”。此事已无法考证，但属于这一名称最早的来源。

在花瑶聚居区的实地调研中，我们试图从原住民中寻求答案。“花瑶是你们汉人的叫法，我们，还有溆浦、洞口的人都叫自己‘鸱灵’，解放后划分民族时，才把我们归入瑶族的，我们并不同意，我们还是叫自己‘鸱灵’，我们与其他瑶族不一样。”这种说法非常普遍，在各种场合，无论隆回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隆回花瑶是独一无二、世界唯一的。我们不难看出，“花瑶”这一称谓对于生存于花瑶聚居区的瑶族同胞而言是非常陌生的，而且也是不以为然的。而且，从我们查阅的各种介绍性和研究性的资

① 老后，本名刘启后，隆回县人。现为中国民俗摄影协会执行委员，中国老摄影记者联谊会理事，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湖南作家协会会员。

料来看,“花瑶”称谓出现得较晚,2001 后才开始大量使用并逐渐被人们所认可。最早出现“花瑶”独立称谓的是 1995 年,黎树杞在《湖南民族百年》一书中提及“讲‘拉珈’语的称为‘花瑶’……”2001 年及以后的文章与书籍中,开始广泛使用这一称谓,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对花瑶的关注与研究的日益升温。

综上所述,我们虽不能确定花瑶称谓始于何时、为何人最早使用,但可以肯定的是:(1)花瑶名称起源较晚,2001 年后才开始逐渐普及;(2)当地汉人与花瑶人本身都不清楚这一名称的真正来历与意义;(3)花瑶人本身并不十分认同这一名称;(4)这一名称 2001 年后已得到官方及其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与使用。

第二节 花瑶称谓探源

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定“花瑶”这一称谓究竟始于何时,由何人最早提出,但在所有提及“花瑶”这一称谓的著作与文章中,笔者都一致认为:名称来源于花瑶人的服饰。其实,在瑶族各支系中,以服饰特征为称谓的非常多,如“红头瑶”、“尖头瑶”、“平头瑶”、“白裤瑶”、“黑裤瑶”、“长衫瑶”、“青衣瑶”、“花篮瑶”等等。那么,花瑶服饰又有何特征呢?

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花瑶祖先“积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①唐代魏征在《隋书》中记载:“长沙郡杂有夷蜒,名曰莫瑶。……其女子蓝布衫,斑布裙,通无鞋履。”^②这种描述与今天隆回花瑶女子的服饰一致:交缠五彩斑斓的挑花^③头巾,上着蓝色圆领衣,腰系挑花彩带,下穿彩色挑花筒裙,腿扎挑花绑带。1997 年版的《邵阳市志》中关于

① (东汉)应劭:《风俗演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③ 挑花:隆回花瑶聚居区的一种民间刺绣,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2006 年录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花瑶服饰的描述最细致也最权威：“隆回小沙江、虎形山等地瑶族，妇女喜绣花服饰，人称花瑶。……花瑶女子发结辫盘于头，用丈余长的红、黄等亮色毛线编织成的结发带系扎，层层缠绕，成大圆盘，直径宽大尺余，外覆青白色交织的方格布为头巾，并系以缨须、银铃等饰品，五彩缤纷，耀人眼目。花瑶女子普着素色衣、刺花裙，脚系绑腿带，身缚花腰带。上衣对襟无领，开口于胸，里衣长盖臀，外衣长近踝骨，袖口与衣下摆均刺上彩色花边或以花布滚边。衣扣以红、蓝布结成，里衣每边6个，外衣每边10个，每两个缀一起，纯为装饰。腰带以8节以上圆筒形彩布连缀而成。圆筒裙最讲究花色，裙以粗纱白布为料，前幅以细股彩色毛线或彩线挑刺成菱形、三角形、梯形、矩形等几何图案，裙中、后幅以素色纱线挑刺花、鸟、走兽图纹，裙脚亦以花布滚边。绑腿带以白布为底，边沿刺花，绑时由下而上，形成节节彩纹。”^①从中我们明确得知：花瑶的服饰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极具特色的。正是因为花瑶女性色彩斑斓且艳丽无比的服饰，人们将这支瑶族部落称为“花瑶。”

花瑶女子至今保持着穿民族服装的习惯，极具民族特色。花瑶女子讲究装饰美，所谓“远看颜色近看花”。她们喜欢用强烈、刺激的色彩，鲜红的头巾，五彩缤纷的腰带（把深色的上衣上下分割），灰白的挑花裙，深色的绑腿，使整体服饰形成冷暖、黑白相间的节奏。花瑶妇女的服饰因年龄不同而稍有区别。青年姑娘的服饰最漂亮。她们头上绾着各色丝线缀成的结发带和头巾，直径一般在一尺两寸至一尺五寸之间，厚两寸左右。头巾由一块一丈五尺长、一尺两寸宽的黑、白方格子土纱布做成。两头用红、黄、蓝（绿）三色毛线或丝线刺绣成各种各样的精美几何图案，整个图案长二尺四寸、宽八寸，两头挂着各种丝线球、亮球和一尺八寸长的各色毛线和丝线彩顶。这种头巾裹成的帽子像个大罗盘，帽子后边垂挂着两

^① 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邵阳市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